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詩話總龜卷三十四

宋 阮 閱 撰

紀夢門 下

狄遵度紀夢詩云佳城鬱鬱頽寒烟孤雛乳獸號荒阡
夜卧北斗寒桂枕木落霜拱鴈連天浮雲西去半落
日行客東盡隨長川乾坤未毀吾尚在肯與蟪蛄論
大年狄遵度自兒童時已能屬文落筆有奇氣年十
六一夕夢杜子美誦平生詩皆集中所未見者覺而

記兩句後遂續之 百斛明珠

張謦字隱之本閩人遷於成都數世矣善屬文不仕晚
用太守王素薦賜號冲退處士一日夢有人寄書召
之云東岳道士書也明日與李士寧答曰手持東岳
寄書來謦大驚不知其所自來未幾謦果卒其子襪
亦逸民舉仕一命乃死士寧蓬州人也語默不常或
以為得道者百歲乃絕嘗見余於成都曰子甚貴當
策舉首已而果然

余嘗夢見人云是杜子美謂余曰今人多誤會予八陣圖詩云江流石不轉惟恨失吞吳世人皆以為先主武侯欲與關羽復仇故恨不能滅吳非也我意本謂吳蜀乃唇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以能取蜀者以此子美死已久猶不忘其詩區區自列其意書生之習氣也 並同前

東坡將亡前數日夢中作一詩寄朱行中云舜不作六器詎知貴璵璠哀哉楚狂士抱璞號空山相如起睨柱投壁相與還何如鄭子產有禮國自閑雖微韓宣

子鄙夫亦辭環至今不貪寶凜然照塵寰覺而記
之自不曉所謂東坡絕筆也

直方詩話

陳明信云蕭貫少時嘗夢至宮廷中長廊邃館如王者
所居有千門萬戶望之洞然金碧燦耀既過數門見
羣婦人如神仙視貫驚問何所從來貫愕然亦不知
對貫自陳進士能為詩中有一人授貫紙曰此所謂
衍波牋煩賦宮中曉寒歌貫援筆立成既有奇語其
人甚賞之因曰先輩異日必貴此天上非人間也貫

寤尚能記所賦俞秀老往嘗得之於蕭翰林之孫其
詩有云十二堯關隱空綠獸猊呼焰椒壁馥渴烏涓
涓不相續轆轤欲轉霏紅玉百刻香殘墮蓮燭九龍
吐水漫寒漿紅絹佩魚無左璫兩雨趨走瞻扶桑紅
萍半圭出波面回首觚稜九霞絢鳴鞘聲從天上來
大劍高冠滿前殿秀老誦之尚有四五韻忘之

王太初傳言有焦仲先者家於南徐元豐元年因詣京
師訪知己忽夢一婦人相顧遇或以詩筆相往來其

一聯云吳王臺下無人處幾度臨風學舞腰又曰吳山之北會稽之陽古木蒼蒼其最後一章云仲冬之月二七之間月圓風靜車馬相扳其人如病狂緣太初而後愈至秦少游書柳鬼事所載詩語前後皆同但年月乃是熙寧九年所病者乃是嘉興令陶集而所論者乃是天竺辯才法師二者不知孰是並同前

僕嘗夢有客携詩丈見過者覺而記其一詩云道惡賊其身忠先愛厥親誰知畏九折亦自是忠臣又有數

句若銘贊者云道之所以成不以害其耕德之所以

修不以賊其生

東坡詩話

富鄭公早年嘗夢青州王相公以後事相托公曰相公
德被生民當延遐壽何遽及此後二年罷相知鄆州
辟鄭公為倅到任月餘有大星隕於宅園家人怪之
相告曰後月當見果至後月堯鄭公為治喪事故鄭
公挽詞曰道德被生民與當年夢中符契

古今詩話

鄭內翰解未貴時嘗病瘟疫數日未愈甚困俄夢至

一處若宮闕有吏迎謁甚恭公謂吏曰吾病甚倦煩
熱思得涼浴以清其肌吏云已為公辦浴久矣吏引
公至一室中有小池方濶數尺甃以明玉水光潏灩
以手測之清冷可愛公乃坐甃上以水泛身俄視兩
臂已生白鱗視水中影則頭已角出公驚遽出吏云
此玉龍池也惜乎公不入其水中入則為輔宰乃覺
少選出汗公後登第為第一人為詩戲友人云文闈
數戰奪先鋒變化湏知自古同霹靂一聲從地起

到頭身是白龍翁

王仲舉營道人母嘗夢挾仲舉八月仲舉修進業長興
化二年赴舉謁秦王登第後有詩謝秦王曰三千里
外拋漁艇二十人前折桂枝太平興國中仲舉有子
曰嗣全亦中進士第乃扶兩子八月之祥

青瑣集

湖州長興縣啄木嶺金沙泉即每年造茶之所也湖常
二郡接界於此其土有境會序每茶節二牧畢至所
泉處沙中居嘗元水將造茶太守具犧牲祭泉頃之

發源清溢造御茶畢水則微減供堂者畢水已半矣
太守造茶畢即涸矣太守或行旆稽晚則亦風雷之
變或見摯獸毒蛇鬼魅之類焉胡生者即其居以釘
鉸為業居雲溪而近白蘋洲去其居十餘步有古墳
胡生每因茶飯必奠酬之嘗夢人謂之曰吾徃柳氏
子生善詩而嗜茗及死塋此室乃子今居之側也常
銜子之惠無以為報欲教子為詩胡生辭以不能柳
強之曰但率子意言之當有致矣生既悟試留詩果

有冥助者其後遂工馬詩曰胡風似劍鏖人骨漢月
如鈎釣胃腸魂夢不知身在路夜來尤自到昭陽
人謂之胡釘鉸詩

金沙池泉在常州宜興縣菴畫溪之東有寺寺有碑載
當時杭湖常三州貢茶唱和樂天云十隻畫船何處
宿洞庭山脚太湖心常州太守忘其姓名和云殷勤
為報春風道不貢新茶只貢心

韋檢舉進士不第常有一美姬一日捧心而卒檢追思

痛悼殆不勝情舉酒吟詩悲怨可掬吟曰寶劍化
龍歸碧落嫦娥隨月下黃泉一盃新酒青春曉寂寞
書窗恨獨眠一日忽夢姬泣涕潸然曰當有後期今
和來篇即口占云春雨濛濛不見天家家門戶柳如
烟如今腸斷空垂淚歡笑重追別有年檢終日怏怏
後更夢姬曰即遂相見覺來神魂恍惚乃題曰白浪
漫漫去不迴浮雲飛盡日西顏始皇陵上千年樹銀
鴨金鳧也變灰後數日即符夢兆

陸說前集

晁奉禮簡故宮保內翰之次子也於昆弟中最稱奇秀
與梁固少小硯席之至善大中祥符二年固狀元及
第授青州倅時奉禮榮侍在闕下是年冬末梁方之
任去青雨驛夜夢晁來相謁手携白扇上有七言詩
一首以贈梁云死生離別最堪悲相對無言淚滿衣
嘆我已歸泉下去美君新向月中歸長鞭已見騰夷
路折翼終難繼迅飛珍重故人當聖代早持鈞軸入
黃扉覽詩起執手悲泣而別倏然覺大異之歎晁必

沒故矣乃急走僕錄所得詩入京師訪其安否宮保
開讀之大慟曰品格真吾兒作也夢之夕乃簡亡之
日也

李良弼故給事中防之子祥符元年應進士舉得同學
究及第二年給事自南京移知鄭州以家在應天良
弼奏為本府司士叅軍是年中赴良弼隨侍至鄭夜
宿中牟驛夢人持詩版跪而來獻良弼詩曰九霄丹
詔三天近萬疊紅芳一旦開日月山川須問甲為君

親到小蓬萊覺而異之旦遽起而白給事喜據此詩
意汝必有前程慎勿廢於筆硯勉旃勉旃至郊而別
五年方歸闕授三司戶部判官五月已舉張楚縣丞
事傳任六月十九日良弼卒於應天府給事大慟悲
語張君房曰夢之不誠如是自此兒夢必謂其前程
而為詞臣一旦至是苦哉君房但寬勉以慰之是年
秋君房以語鞠獄無狀謫為寧海督郵乃同給事舟
抵應天府且憇泊間細語良弼卒葬之日月及葬地

之所因而繹之忽有數悟乃省其詩盡得之良弼丙戌生年二十有七即詩首句云九霄丹詔三天近三九二十七數是年二十五故云近也萬疊紅芳一旦開方萬葉之花一旦開盡是近謝之意次云日月山河瀕問甲其年六月十九日甲寅乃其卒日殯是二十九日甲子葬於府東甲地即是日月山川瀕問甲也蓋六月天德月德俱在甲末句云為君親到小蓬萊即虛無冥漠之所給事沉默曰君辨之矣

勝說前集

沈亞之嘗言刑鳳寓居長安平康里第晝夢一婦人
自楹而來古粧高髻作陽春曲曰長安少女翫春陽
何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腰渾忘却娥眉空帶九秋
霜鳳曰何謂弓腰曰昔年父母教舞作此弓彎狀舞
罷辭去鳳亦尋覺

脛說後集

吳興姚邵嘗言有友王生者元和初夕夢遊吳宮久之
聞宮中出輦吹簫擊鼓言葬西施王悲悼不止立召
門客作挽歌生應聲為詞曰西望吳王闕雲書金字

牌連江張蕙帳擇土基金釵滿地紅心草三層碧玉
臺春風無處所悽恨不勝懷及寤復記其事王生太
原人

崇寧元年元日昏眠夢中作一詩云無賴春風試怒號
共乘一葉傲驚濤不知兩岸人皆愕但覺中流笑語
高三月與陳瑩中渡湘江是日大風當斷渡小舟掀
舞白浪中兩岸聚觀瞻落瑩中笑愈高余以詩語瑩
中瑩中曰此公按後大行叢林

東坡倅錢塘夢神考召入禁中宮女環侍一紅衣女捧
紅靴一隻命坡銘之其中一聯云寒女之絲銖積寸
累少武所及雲蒸雷起上極歎其敏劬

同前

山谷晝卧夢與一道士升空道士曰與公游蓬萊覺天
風吹鬢道士曰斂目俄有狗吠開目不見道士惟見
宮殿魯直入有兩玉人導升殿主降揖之仙女侍之
中有一女云整琵琶魯直愛其風韻顧之忘揖主者
王者色莊故其詩曰試問琵琶可聞否靈君色莊妓

搖手與余親言之今山谷集語不同蓋更易耳

冷齋
夜話

少遊南遷宿宮亭湖廟下側枕視微波月影縱橫追繹
昔宿垂雲老借竹軒見西湖月色如此夢美人自言
我天女也以維摩像乞替少遊愛其畫念曰非道子
不能作此天女以詩戲少遊曰不知水宿分風浦何
似秋眠借竹軒聞道詩詞妙天下廬山對眼可無言
少遊夢中題其像曰竺儀華夢瘡面囚首口雖不言
十分似九應笑舌覆大千作獅子吼不如不搏取妙

喜如陶家手

同前

陳智夫襄陽人博學有才思尤長於歌詩嘗遇異人授
以吐納之術故佳句多於夢中得之若花笑似留客
鳥聲如喚人又野花臨水數枝恨芳草連天千里情之
句雖前輩不能遠過

遊齊閣覽

詩話總龜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詩話總龜卷三十五

宋 阮 閱 撰

譏諷門 上

陳彭年大中祥符中與晁文莊內翰等四人同知貢舉
省試將出奏試卷舉人壅衢觀其出省諸公皆慘赧
其容獨彭年揚鞭自肆有驕矜之色榜出有甥不預
選怒入其第會彭年未來於几上得黃勅乃題其背
曰彭年頭惱太東烘眼似硃砂鬢似蓬紕繆幸叨三

字內荒唐仍在四人中取他權勢欺明主落却親情
賣至公千百孤寒齊下淚斯言無路達堯聰彭年怒
抱其勅入奏章聖見而不悅然釋其罪

江南野錄

唐太宗燕近臣長孫無忌嘲歐陽率更曰聳膊成山字
埋肩畏出頭誰言麟閣上畫此一彌猴詢應聲曰
縮頭連背聳漫褻畏肚寒只緣心渾渾所以面團團
太宗改容曰詢豈不畏皇后聞耶無忌長孫后之弟

也 小說舊聞

唐相張延賞選婿無可意者其妻苗氏賢而知人特選
進士韋臯許之臯性疎曠不拘細行延賞竊悔由
是婢僕頗輕慢惟苗氏待之益厚臯因辭東遊張
氏罄奩具以治行延賞幸其去以七駝物為贖臯行
翌日悉還之惟留奩物及書策而已後五年臯擁節
旄會德宗幸奉天持節西川替延賞乃改姓名作韓
翱人莫敢言至大回驛去府三十里人有報延賞曰
替相公者韋臯也非韓翱苗氏曰若韋臯必韋郎也

延賞曰天下姓名同者甚衆彼韋生必填溝壑豈能
乘吾位乎次日果韋臯也延賞慚懼自西門潛遁臯
入見苗禮奉過布衣之日求前輕慢者皆杖死之時
泗濱郭圍因為詩曰宣父從周又入秦昔賢誰不困
風塵當時甚訝張延賞不識韋臯是貴人

唐宋遺史

彭齊吉州人才辯滑稽嘗謁南豐宰而不禮之一夕虎
入縣廳噬所養羊棄殘而去宰即以會客齊與馬翌
日獻詩於宰曰昨夜黃班入縣齋分明踪跡印蒼苔

幾多道德驅難去此子猪羊引便來令尹聲聲言有
過錄公口口道無災思量也解開東閣留得頭蹄待

秀才覽者絕倒

青箱雜記

景德初河朔舉人張存任弁皆以防城得官有無名子嘲
曰張存解放旋風砲任弁能燒猛火油

丘濬寺丞失意徧遊諸郡至山陽郡守屢召之夜飲翌
日作詩曰醜却天下美人面正得世間君子心郡將
他日再為文字飲以謝之至宜真太守室看牡丹作

詩曰何事化工情愈重偏教此卉大妖妍王孫欲種
無餘地顏巷安貧欠買錢曉檻競開香世界夜欄誰
結醉因緣須知村落桑耘處田叟饑耕婦不眠又至
五羊贈太守詩曰碧睛蠻婢頭蒙布黑面胡兒耳帶
環幾處樓臺皆枕水四周城郭半圍山入詩曰階上
腥臊堆蚬子口中膿血吐檳榔又詩曰風腥蠻市合
日上瘴雲紅太守見之大不懌

輔府名談

天聖中修國史王安簡謝陽夏李邕鄆黃唐鄉為編修

官安簡神清冲淡唐鄉刻意篇什謝李嘗戲為句豐

貌閒如鶴黃吟苦似猿

春明退朝錄

唐既平劉辰江淮之亂上元間租庸使元載以吳越雖
兵荒後民產猶給乃辭召豪吏分宰列邑而重歛之
時人謂之白着言其役歛無名其所著者皆公然明
白無所嫌避一云世人謂酒酣為白着既為刻薄之
役不堪其弊則必顛沛酩酊如醉者之着也渤海高
亭有詩曰上元官吏稱剝削江淮之人皆白着

唐景龍中洛下霖雨百餘日宰相不能調陰陽乃閉坊市北門卒無効霧溢至甚人歌曰禮賢不解開東閣

燮理惟能閉北門

朝野僉載

孫魴沈彬李建勳好為詩時魴有夜坐詩為衆所稱建勳因匿於齋中待彬至乃問彬云魴之詩何如彬曰田舍翁火爐頭之語何足道也魴聞而出謂彬曰何誹謗之甚而比田舍翁無乃過乎彬曰子夜坐句畫多灰漸冷坐久席成痕此非田舍翁爐上作而何闔

坐大笑乃題金山寺云萬古波心寺金山名目新天
多剩得月土少不生塵過櫓妨僧艇歸濤濺佛身誰
言張處士題後更無人莫不服其馴雅

江南野錄

朝元龜廬陵人嘗謁邑宰見起伏生獮欲窮以詞學因
新畫屏為戲珠龍乃曰請子咏之元龜應聲而成因
諷宰受賂云翻身騰白浪探爪攫胡珠

毛柄聚生徒於廬山白鹿洞與諸生講論所獲貨鏹皆
以市酒洞有辨者嘲云彭生作賦茶三片毛氏傳詩

酒半升嘗自題於齋壁云先生不在此千載只空山
因大醉一夕而逝

劉炎少負詞學晚為水新尉拙於政治道有貪名太守
行邑覬覦之意而炎不悟既行以詩諷炎云未到桃
源時長憶出家景及到桃源了還似鑑中影炎乃和
而復之後以民訴受賄遂按以法炎復有詩云早知
太守如狼虎獵取膏粱以餽之

羅隱性傲睨初赴舉過鍾陵見營妓雲英一絕後下第

又過復見之雲英曰羅秀才尚未脫白隱以詩嘲之
曰鍾陵醉別十餘春重見雲英掌上身我未成名英
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隱與顧雲同謁淮南相國高
駢雲為人雅律高公遂屈雲而遠隱隱欲歸武陵與
賓幕酌餞於雲亭盛暑青蠅入坐高公命扇驅之詭
隱曰青蠅被扇扇離席隱聲曰白澤道釘釘在門偶
見白澤圖釘在門扇乃譏雲也時高公欲繼淮南王
求仙方為妖亂後為畢將軍所害隱作妖亂誌以譏

之故有題延和閣云延和高閣勢凌雲輕語猶疑太
一聞燒盡餘香無一事開門迎得畢將軍僖宗在蜀
隱作詩數首以刺諸侯及還梁為朝貴所疾乃謁錢
武肅馬獻僖宗在蜀詩曰白丁攘臂犯長安翠輦愴
惶路屈蟠丹鳳有情雲外遠玉龍無跡渡頭寒靜思貴
族謀身易危惜文皇創業難不將不侯何計是釣漁
船上淚闌干又作僖宗還京曰馬嵬楊柳尚依依又
見鑿輿幸蜀歸泉下阿瞞應有語这回休更怨楊妃

鑑戒錄郡閣雅談謂青蠅
白澤對句是冠弱謝觀作

蘇子美監進奏院因賽神召館中同舍是時江南人李
中舍因梅聖俞謁子美且願預此會聖俞以為言子
美曰食中不設蒸饅餅夾坐上安有國舍虞臺李
啣之遂暴其事於言語為劉元瑜所彈子美坐謫故
聖俞有客至詩云有客十人至共食一鼎珍一客不
得食覆鼎傷衆賓蓋指李也

詩史

來鵠洪州人咸平中名振都下然喜以詩譏訕當路為

人所惡卒不第金錢花云青帝若教花裏用牡丹

應是得錢人夏雲云無恨旱苗枯欲盡悠悠閑處作

奇峰偶題云可惜青天好雷電只能驅趁懶蛟龍

詩史

唐湖州參軍陸蒙妻蔣氏善屬文然嗜酒姊妹勸節

酒強食蔣應聲曰平生偏好飲勞爾勸吾食但得樽

中滿時光度不難僧知業有詩名與蒙善一日訪蒙

談玄蔣使婢奉酒知業云受戒不飲蔣隔簾謂曰上

人詩云接岸橋通何處路倚樓人是阿誰家觀此風

韻得不飲乎知業慚而退

濠州西有高唐館俯近淮水御史閔欽授宿此館題詩
曰借問襄王安在哉山川此地勝陽臺今朝寓宿高
唐館神女何曾入夢來有李和風者至此又作詩曰
高唐不是這高唐淮上江南各異方若向此中求薦
枕參差笑殺楚襄王

丁晉公為玉清昭應宮使夏英公為判官一日賜宴齋
宮優人有雜手藏掖者晉公顧英公曰古人無詠藏

撒詩請賦一章英公為一絕云舞拂挑珠復吐丸遮
藏巧便百千般主公端坐無由見却被傍人冷眼
看

楊孺尚書以耳聾致仕居雩縣別業同里高氏貲厚
有二子小字大馬小馬一日里中社飲小馬携酒一
榼就楊公曰此社酒善治聾願持盃酌之無涯楊書
絕句與之云數十年來雙耳聾可將社酒使能醫
一心更願青盲了免見高家小馬兒

倦遊錄

景祐初詔先朝免解人候將來特與推恩有無名子
改王元之升平詞以嘲曰舊人相見問行年便說
真宗更以前但看綠袍包裹了這回冷笑入黃泉
永叔在政府將引去以詩寄潁川常夷甫曰笑殺汝
陽常處士披蓑帶笠伴春鋤明年夷甫起授侍講
判國子監有無名子改前詩作夷甫寄永叔曰笑殺
汝陰歐少保新來處士聽朝鷄又云昔日潁陰常處
士却來馬上聽朝鷄

史流仕不得志好持人長短世以凶人目之亦終以此
敗嘗過江州琵琶亭題詩云坐上騷人雖有咏江邊
寡婦不難欺若使王涯聞此曲織羅應過賞花詩

並同前

邵安石連州人高湘侍郎南遷歸朝途經連江安石
以所業投之遂見知同至輦下湘知貢舉安石擢第
詩人章碣賦東都望幸詩刺之曰懶修珠玉上高臺
眉目連娟幸不開縱使東巡也無益君王自帶美人

來

古今詩話

泗州僧伽塔人多云其下真身也塔後有閣記興國中
初塑事甚詳退之詩云火燒水轉掃地空則真人之
焚久矣塔本般匠所建俗言塔頂為天門蘇國老有
詩云上到天門最高處不能容物只容身蓋譏在位
者

孫皓為晉所滅封歸命侯武帝問皓曰聞南人好作爾
汝詩爾頗能否皓被酒舉觴曰昔與汝為鄰今與汝

為臣勸汝一盃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

吳武陵有文而好訐嘗以贓敗廣州吏治殊不假貸題詩路左壁曰雀兒來往颺風高下視鶯鷓意氣豪自謂能生千里翼黃昏依舊入蓬蒿

唐王鐸楊收皆薛逢同年收作相逢有詩曰須知金印朝天客同是沙堤避路人威鳳遇時皆瑞聖應龍無水謾通神收聞之怒王鐸作相逢又有詩曰昨日鴻毛萬鈞重今朝山岳一毫輕鐸又怒

羅隱與桐廬章魯風齊名錢武肅崛起以魯風善筆札
召為表奏孔目官魯風不就執之後以羅隱為錢塘
令懼而受命因宴獻詩云一箇禰衡容不得思量黃
祖謾英雄自是始厚之

馮瀛王鎮南陽郡中宣聖廟壞有酒戶十餘輩投狀乞
修瀛王未及判有幕客題四句狀後云槐影參差覆
杏壇儒門子弟盡高官却教酒戶重修廟覺我慚惶
也不難瀛王遽罷其請出已俸重修

孫僅給事鎮永興日多作詩時王清昭應宮初成孫作
驪山詩云秦帝墓成陳勝起明皇宮就祿山來有人
傳於京師以為譏時政

顏標咸通中鄭薰下狀元及第先是徐寇作叛薰欲激
勸勳烈意標乃魯公之後故置之魏科既而詢其廟
院標曰寒素京國無廟院薰始大悟有無名子嘲曰
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顏標作魯公

光啟中蔣擘以丹砂授韋中令吳人張鵠有文而貧或

嘲之曰張鶴只消千駝絹蔣嶠惟用一丸丹

並同前

詩話總龜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詩話總龜卷三十六

宋阮閱撰

譏誚門中

黃台符十六歲張讀十八歲同年登科為鄭宣州幕嘗
列題於西明寺之東廡或竊注之曰一雙同進士兩
箇阿孩兒

李煜作紅羅亭四面栽江梅花作艷曲歌之韓熙載和
云桃李不須誇爛熳已輸了風吹一半時淮南已歸

周

趙嘏浙人有美妾洎計偕母不許携行會上元節為
鶴林之遊帥見之掩為己有明年嘏榮歸以詩感之
曰寂寞堂前日又曛陽臺去作不歸雲當時聞說
沙吒利今日青蛾屬使君帥聞遣歸

李商隱依彭陽令狐楚以牋奏受知後其子綯有韋平
之拜浸踈商隱重陽日義山造其廳事屆題云十年
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郎君位重施行馬東

閣無因得再窺
絢見慚恨局閉
此廳終身不處

袁筠婚蕭楚女言定未幾擢進士第羅隱以一絕刺之
云細看月輪還有意定知青桂近嫦娥

林和靖傲許洞洞作詩嘲之云寺裏掇齋飢老鼠林間
咳嗽病獼猴豪民送物鵝伸頸好客窺門鼈縮頭

章郇公性簡靜嘗為開封府試官出人為天地心賦舉
子白先朝曾試遽別出一題曰教猶寒暑既非致思
舉子又上請此題出樂記教乃樂教也上在諒陰而

用樂事恐非便方紛紛不已無名子作詩嘲曰武成
廟裡沽良玉夫子門前弄簸箕唯有主司童得象往
來寒暑未曾知時南廟試良玉不琢國學試良弓之

子必學為箕賦

並同前

韓退之彌明傳云嘗與文友會宿者老道士形貌怪異
自通姓名求宿言論甚奇既飲酒衆度其不能詩因
聯句咏爐中石鼎將以困之首唱曰妙匠琢山骨剗
中事調烹至彌明自云不善俗書人多不識乃遣人

執筆硯吟曰龍頭縮困蠢豕腹脹膨臍坐客盡驚會
人思竭不能復續彌明連促之坐中有欲吟其聲悽
苦彌明句中悔之曰仍於蚯蚓竅更作蒼蠅聲須臾
倚壁睡鼻息如雷坐客異且畏之

並同前

光化中羅隱佐兩浙幕同院沈嵩得新榜封示隱隱批
一絕於紙尾曰黃土原邊狡兔肥大如流電馬如飛
灞陵老將無功業尤憶當時夜獵歸

正元中太府卿韋渠牟金吾李齊運皆寵貴薦人多得

名位時劉師老穆寂皆應科目渠牟主穆寂齊運主
師老會齊運對順宗嗟其羸弱許以致仕而歸師
老失據無名子曰太尉朝天升穆老尚書倒地落劉
師劉禹錫曰名場嶮巖如此

王文惠相府中病尤好釋氏時有人作詩曰誰謂調元
地番成養病坊但見僧盈室寧知火燎房

盧肇黃頗皆空春人頗富於財而肇苦貧與頗同日起
舉亦同日登途郡守獨餞頗於郵亭而遣肇明年肇

狀元登第歸郡守會肇看競渡肇即席作詩曰向
道是龍剛不信果然奪得錦標歸太守大慚

韋蟾左丞至長樂驛見李瑒給事題名因書其側云渭
水春山照眼明笑人何事寡詩情只應學得虞姬塚
書字纔能紀姓名

劉魯風江西投所知為典謁所阻因得一絕曰萬卷書
生劉魯風烟波千里謁文公無錢乞與韓知客名紙
生毛不為通

范魯公質舉進士和相凝愛其程文以自登第舊在十
三人謂魯公曰公之詞業合在甲選暫屈十三人用
傳老夫衣鉢可乎魯公謝之後果至宰相亦且相繼
門生有獻詩者云從此廟堂添故事登庸衣鉢亦相
傳

李郁尚書為荆南從事有朝士寄書字體殊惡李寄
詩曰華緘千里到荆門章草縱橫任意論應笑鍾
張虛用力却教羲獻謾勞魂惟堪愛惜為珍寶不敢

留傳示子孫深荷故人相愛處天行時氣許教吞言
堪作符也

並同上

北齊盧思道聘陳設宴聯句作詩先唱者譏北人云
榆生欲飽漢草長正肥驢謂北人食榆吳地無驢故
有此句思道即續之曰共甑分炊飯同鐺各煮魚謂
南人無義我同炊異饌也吳人愧之

譚數

洛陽有譚歌婦人楊苧蘿朝辨言有才思楊凝式
侍郎以姪女呼之怜其聰慧也時有僧雲辨者有

文善能講經善應對若祝之辭隨名位高下對之
三十字如宿思少師尤重之長壽年五月雲辨講對
歌者忽有蜘蛛於簷前垂絲而下正對少師與雲辯
前少師笑謂歌者曰試嘲得着奉絹三疋歌者不
思應聲嘲之意不離蜘蛛戲之雲辯雲辯體充肚大
不能行少師見詩絕倒大叫和尚將絹五疋雲辯慚
且笑與絹五疋詩嘲蜘蛛曰喫得肚罌撐尋絲遶寺
行空中設羅網只待殺衆生

洛陽舊聞

至和間有數達官以詩知名常慕樂天體多得於容
易曾有一睽云有祿肥妻子無恩及吏民有人戲之
曰昨日通衢過一輜駟車載極重羸牛甚苦豈非足
下妻子乎聞者傳以為笑

歐公詩話

向文簡在延州嘗有詩云四時常有烟棚動三月猶無
菜甲生又有人嘲同州詩云三春花發推樗樹二

月鶯啼是老鴉

雜誌

徐州雲龍山人張天驥不遠千里見朱定國於錢塘

愛其中風物遂欲徙家居焉春盡思歸以詩戲之云
美公飄蕩一孤舟來作錢塘十日遊水洗禪心都眼
淨山供詩筆捻眉愁雪中乘興真聊爾春盡思歸都
罷休何事却尋朱處士種魚萬尾橘千頭

絕詩

閩人廖復天禧二年求薦天府下搥鼓訟之覆考再狀
省試又下湖人凌景陽因復訟之亦再收高第遂登
科士子作詩嘲復曰細思堪恨廖賢良論中科名屬
景陽啼得血流無用處為他人作嫁衣裳

朱守國錄
曰續曰

景祐中有輕薄子以古人二十字詩益成二十八字嘲
誚曰仲昌故國三千里宗道深宮二十年殿院一聲
河滿子龍圖雙淚落君前龍圖王博文也嘗更大藩
鎮開封知府三司使一日對上前因叙揚歷之久不
覺淚下殿院蕭定基也為殿中侍御史與韓魏公吳
春卿王君貺同發解開封舉人作河滿子曲嘲之因
奏事仁宗問之令誦一遍王宗道為諸王教授及講
書凡二十餘年不求進用仲昌者章郇公之仲從子

論科場不公奏聞牒歸簡州當時以為雖用古人詩句而切中一時之盛事傳以為笑樂

東齋錄

丁晉公與楊文公遊處宴集必有詼諧之語復皆敏於
應答一日臺諫攻文公因晚俟晉公之門方伏拜晉
公亟謂文公曰內翰拜時髭擊地文公隨聲答曰相
公坐處幙瞞天蓋楊美髭髯而丁第方盛設帷幙因
互相議也

有宋佳話

太尉田重進起於戎行晚年好道術喜黃老有棟停兵

士張花項衣道服以其項多雕篆目之為花項又引
道士為同志前後所用錢帛悉資之無少違久而無
成忽一日云出采藥八月當成晚大醉歸重進問尊
師從未飲何遽醉花項微笑其實不飲昨日見一仙
流向西頂禮重進問何人花項恭肅低言即呂洞賓
謂曰重進武人好事如此此人有壽今已有微疾由
微染風疴某當暫屈少藥療之田大喜曰重進粗人
何銷神仙下降且曰何時至花項曰此月十五日夜

三更必至呂不欲多見人望太尉於射亭帳設用好
新裊褥靜室燃香鮮果好酒後至五更重進久患風
折腰艱難重進方欲責花項虛誕外報尊師門大開
囊篋搬運已盡重進慚恨嗚指曰無良漢無良漢自
是不復信時有無名人獻詩一首以笑之永興軍人
尚能念誦詩曰或作黃金或作銀熱人好倖搏尖新
一朝任感田重進半夜扳迎呂洞賓歎漢出門特引
領黠兒得路已潛身雖稱兩箇無良漢笑殺長安萬

萬人

洛陽舊聞

湖南徐仲雅與李宏臯劉昭禹齊名所業百餘卷並行
於世畊夫謠一首云張緒逞風流王行事輕薄出門
逢畊夫顏色必不樂肥膏如玉潔力拘絲不折半日

無畊夫此輩揔餓殺

雅言雜載

周顥處士洪儒奧學偶不中第旅浙西從事歡飲惟昧
於章程座中皆戲之有贈詩曰龍津掉尾十年勞聲
價當時聞月高惟有紅粧回舞手似持霜刃向猿猱

周和曰十載文場敢憚勞宋都回鷓為風高今朝甘
伏花枝笑任道樽前愛縛猿

廬山道士體貌魁偉飲酒啗肉居九天使者廟有雙鶴
因風所飄憇於廟庭道士驚喜因謂當赴上天命令
山童控而乘之羽儀清弱不勝其載毛傷骨折而斃
翌日馴養者知訴於公府處士陳沆嘲之曰啗肉先
生欲上升黃雲踏破紫雲朋龍腰鶴背無多力傳語

麻姑借大鵬

南唐近事

李山甫詩名冠於當代過烏江題項羽廟云為虜為王
盡偶然有何慙見渡江船平分天下猶嫌少可要行
人贈紙錢又贈宿將曰枝獵燕山經幾春雕弓白羽
不離身年來馬上渾無力望見飛鴻指似人

任谷富有經術隱居於洛以俟召命未降蒲輪乃躬到
京訪知已有朝官戲贈曰雲間應訝鴈書遲自到京
中探事宜從此見山須合眼被山相賺已多時後至
補袞

曹確揚收徐商路岩同秉政時有詩嘲之曰確確無餘
事錢財總被叔商人都不管貨賂幾時休

南部新書

詩話總龜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詩話總龜卷三十七

宋 阮閱 撰

譏誚門 下

大中元年魏扶知禮闈入貢院題詩曰梧桐葉落滿庭
陰鎖閉朱門試院深曾是昔年辛苦地不將今日負
前心及榜出為無名子削為五言詩譏之

南部新書

先天中王上客為侍御史自以才望當前行忽除膳部
員外郎微有恨悅吏部郎中張思咏曰有意嫌兵部

專心望考功誰知脚踏蹬幾落省橋東蓋膳部省最
東北隅也

趙璘儀質麼陋第名後赴姻禮儻相以詩嘲之曰巡關
雖傍樗蒲局望月還登乞巧樓第一莫教蛛蜘過緣
人衣帶上人頭又曰不知元在鞍橋裏將謂空馱席
帽歸又曰火爐床上平軀立便與夫人作鏡臺

崔立言高退隱茅山善謔浪為詩贈營妓敷龐者曰瓦
棺寺裏進行跡華岳山頭露掌痕不須惆悵愁難嫁

待與將書問岳神

瓦棺寺有大佛
跡岳神大人

又醉中謔浙江庶

使曰山天留意向丹梯連帥邀來出藥畦常見浙東

誇鏡水鏡湖元在浙江西

並同上

太平廣記言杜牧為宣州幕有酒妓肥大牧之贈詩曰

盤祖當時有遠孫尚令今日選家門一車白土將泥

臉十幅紅綃補破視瓦棺寺裏逢行跡華岳山前

見掌痕不須啼哭愁難嫁待與將書問岳神與此同

未知孰是

張唐卿進士第一人及第期集於興國寺題壁云一舉
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有人續云君看姚煥

并梁固不得朝官未可知後果京官

筆談

惠崇詩自負有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時人或有疑
譏其犯古者嘲之曰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

長卿不是師兄多古句古人詩句似師兄

居間轉話

元居中作宿守郡有官妓小蘇善歌舞幼而聰慧元守
甚怜之一日宴罷令就座客關彥長求詩關善詼諧

即當時名公也得詩云昔日聞蘇小今朝見小蘇未
知蘇小貌得似小蘇無由是以此自負相傳以起聲
士大夫從此作詩甚衆洎長大數年間體豐脩長未
免尚語此蘇子瞻出知湖州亦來乞詩蘇書與之云
舞腰窈窕影搖千尺龍蛇動歌喉宛轉聲散半天風
雨寒此石曼卿古松詩遂士大夫笑

泗上錄

曹唐羅隱同時才情不殊羅曰唐有鬼詩或曰何也曰
水底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唐曰羅有女子

詩或曰何也曰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

此蓋羅牡丹詩也

盧懷杓情

賈島狂狷行薄執政惡之故不與選裴晉公於興化作

池亭島詩曰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

薇花謝秋風起荆棘滿庭公始知人皆惡其不遜

古今

詩話

胡旦秘監性褊躁表明居襄陽屢譏郡政夏英公常師

事之及公貴達胡尚以青衫眠公公出鎮襄陽時一

造焉一日謂公曰讀書字郡事少暇比只作得一
燕雀詩胡曰試舉之曰燕雀紛紛出亂麻漢江西畔
使君家空堂自恨無金彈任爾啾啾到日斜自爾少
戢

蔡君謨守福唐會李太白與陳烈於望海亭以歌者侑
酒方舉板一拍陳驚怖越席攀木踰垣而去李作詩
曰七閩山水掌中窺乘興登臨到落暉誰在畫橋沽
酒處幾多鳴櫓趁朝歸晴來海色依稀見醉後鄉心

積漸微山鳥不知紅粉落一聲檀板便驚飛蓋譏其
矯也

梅聖俞過揚州宋公序送鶯作詩謝云嘗遊鳳池上曾
食鳳池萍乞與江湖客從交養素翎公序得詩不懌

同前

乾符末有客寓於廣陵開元寺不為僧所禮一筆題門
而去龕龍去東海時日隱西斜散文今不在碎石入
流砂僧衆皆不能詳之獨有沙彌能解衆問其由則

龕龍去矣有合字時日隱矣有寺字散文不在苟字也碎石入流沙卒字也此不遜之言辱我曾也衆僧大悟沙彌乃懿皇朝雲皓供奉也

長沙六快詩致仕屯田王揆作也六人謂師周沆漕趙良規憲李碩劉舜臣倅朱景陽許玄詩略曰湖外風物奇長沙信難續衡峰排古青湘水湛寒綠舟楫通大江車輪會平陸昔賢官是邦仁澤流豐沃今賢官是邦剝啗人脂肉懷昔甘棠花傷今猛虎毒然此一

郡內所樂人纔六漕與二憲僚守連兩通屬高堂日
暮會深夜繼以燭幃幙皆綺紈器皿盡金玉歌喉若
珠疊舞腰如素束千態與萬狀六人歡不足因成快
活詩薦之堯舜目餘數睽猥不可錄揆與樊大博立
里閑友素俱老於故鄉而林泉相依以二疎自高謗
詩既出捕樊以脅之樊美我薄無守恙以遊從之事賣
之以求苟免而希賞獄且讞謗削籍立以告發加秩
昂然拜命略無三褫之羞訓詞云為爾交者不其難

乎 湘山錄

皇甫松著醉鄉日月三卷自叙之云松承相奇章公表
甥然不薦舉因襄陽大水變極言誹謗有夜入真
珠室朝遊瑤瑁房之句承相有愛姬名真珠

張曙崔昭緯中和間西川同舉相與謁日者問命時
曙自恃才名籍甚人皆呼為將來狀元崔亦分居
其下無何日者殊不顧曙惟目崔曰將來萬全及
第曙有愠色曰郎君亦及第但崔家郎君拜相當

於此時過堂既而曙果以愴恤不終場昭緯首冠
曙以詩刺之曰千里江山陪驪尾五更風水失龍鱗
昨夜浣沙溪上雨綠楊芳草為何人崔不平之會
夜飲崔以巨觥飲張拒之崔曰但喫待我作宰相與
你取狀元張拂衣而出因不叶後七年崔自內廷大
拜張於後三榜裴公下及第果於崔公下過堂並同上
崔珣佐大魏公幕與副車袁充不叶公俱薦之於朝崔
拜芸閣校讐縱舟江滸會有客以絲桐詣公公善之

而迎珏至公從容為客請一篇珏方懷拂鬱因而發
洩所蓄為詩七條絃上五音寒此藝知音自古難惟
有河南房次律始終怜得董庭蘭公不憚崔大慙恚
元微之在浙東時賓府有薛書記飲酒醉因爭令以酒
器擊傷微之由此遂去幕乃作十離為獻詩云馴擾
朱門四五年毛香足淨有人怜無端咬著親情脚不
得紅絲毯上眠犬離家越管宣毫始稱情紅牋紙上
撒花瓊都綠用久鋒頭盡不得羲之手裏擎筆離手

雲耳紅毛淺碧蹄追風曾到日東西為驚玉兒郎君
墜不得華軒更一嘶

馬離廐

隴西獨自一孤身飛

去飛來上錦茵都緣出語無方便不得籠中更喚人

鸚鵡離籠

出日朱門未忍拋有人常愛語咬咬啣泥

穢汚珊瑚簾不得梁間更壘巢

燕離巢

皎潔圓明內

外通清光似照水晶宮都緣一點瑕相污不得終宵

在掌中

珠離掌

戲躍蓮池四五秋常搖朱尾弄輪鈎

無端擺斷芙蓉朵不得清波更一游

魚離池

爪利如

鋒眼似鈴平原捉兔起高情無端竄向青雲外不得

而今手上擊

鷹離韜

翁斝新裁四五行常將正節負

秋霜為緣春笋鑽墻出不得垂陰覆玉堂

竹離亭

鑄

瀉黃金鑑始開初生三五月徘徊為遭無限塵蒙污

不得華堂上玉臺

鑑離臺

元公詩曰馬上同携今日

孟湖邊還拂去年梅年年只是人空老處處何曾花

不開歌咏每添詩酒興醉酣還命管絃來樽前百事

皆依舊點檢唯無薛秀才

撫言鑑戒錄有薛濤上連師犬離家魚離池鸚鵡離

龍竹離叢珠離掌五詩
謂薛書記不知執事是

趙昌言為樞密副使時陳儀與董儼俱為三司鹽鐵
副使胡旦知制誥院盡同年生俱少年為一時之俊
梁顥又嘗與同幕五人者旦夕會飲於樞第茶觴壺
矢未嘗虛日每乘醉夜方歸金吾吏遂夜候馬首聲
喏儀以醉鞭指其吏曰金吾不惜夜玉漏莫相催都
人諺曰陳三更董半夜

玉壺清話

張文潛嘗作齊安行詞甚不美末云最愁三伏熱如甌

北客十人九人病百年生死向中州千金莫作齊安游而潘邠老黃人也為作解嘲云為邦雖陋勿雌黃我曹侍立蘇公旁見公顏色不憔悴不似賈誼來江湘他州雖粗勝吾州無此兩公相繼游

直方詩話

王令逢原廣陵人既見知於舒王聲譽赫然時附麗之徒望風伺候守牧冠蓋日滿其門進譽獻諂初不及文字間也逢原厭之大署其門云紛紛閭巷士看我復何為來即令我煩去即我不思意有知耻者而干

謂不衰

東坡號思聰詩為水鏡集又作序贈之云聰能為水鏡
以一合方則書與詩當益奇吾將觀焉以為聰得道
深之候及聰來京師種種不進有也戲之云水鏡年
來亦太昏

張文潛作大旱詩云天邊趙盾益可畏水底武侯方醉
眠時人以為幾於湯燭右軍也

並同上

晉劉道真遭亂於河側牽船見一老嫗搖櫓道真嘲

之曰女子何不調機弄杼因甚旁河搖櫓答曰丈夫
不跨馬揮鞭因甚旁河牽船又嘗與人草中同盤共
飲見一姬將兩小兒過並着青衣嘲之曰青羊引雙
羔婦人曰兩猪共一槽道真無以對

因話錄

唐宋國公瑀不解射九月九日賜射瑀箭俱不着槩一
無所獲歐陽詢詠之曰急風吹緩箭弱水馭強弓欲
高翻復下應西還又東十回俱着地兩度併擊空借
問誰為此只應是宋公蕭瑀封宋國公

太平廣記

東臯子王績字無功有杜康廟碑醉鄉記備言酒德廣
陵人劉虛白擢進士第嗜酒有詩云知道醉鄉無戶
稅任他荒却下丹田世之嗜酒者苟為仲尼之徒得

為誥戒字

北夢瑣言

李度顯德中舉進士攻詩有醉輕浮世事老重故鄉
人之句人多誦之王朴為樞密以此一聯薦於申文

炳知舉遂擢為第三人嘲曰主司只選一聯詩

玉壺清話

寇萊公嘗與張洎同省一日作庭雀詩譏洎曰少年挾

彈多狂逸不用金丸用蠟丸蓋譏洎頃在江南重圍
中而李煜草詔內於牆丸中追上江救兵之事也洎

不免強顏附之後稍親暱

同上

龔彥和謫化州持不殺戒日夜禮佛對客蟻虱滿衣領
不恤也鄒志完嘲曰衣領從教虱子緣夜深拜得席
兒穿道鄉活計君知否飢即須飡困即眠

冷齋夜話



詩話總龜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詩話總龜卷

三十八至
四十三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錄監生臣陳覲光

欽定四庫全書

詩話總龜卷三十八

宋 阮閱 撰

談諧門 上

太宗賜錢思公已下孝經詩今次韵和進晁文元迴首
出四句云舍後信標名風篁自有聲溫柔敦厚教仙
果子難生思公即便對晁公今日湏了晁大笑諸公
不曉今日孝經詩稽遲戲以此督之爾四句蓋次韵
詩遲也

祥符中日本國遣使入貢稱國之東有祥光現其國素
傳中原天子聖明則此光現章聖詔本國建寺賜額
曰神光朝辭日夷使乞令詞臣撰一寺記是時當制
者雖中魁選然詞學不優瞻居常止以張君房代之
蓋假其稽古才雅也既傳宣訖撰寺記時張尚為小
官醉飲樊樓遣人遍京城尋之不見而夷人在閤門
翹足以候文中人三促之紫微太窘後錢希白揚大
年因玉堂暇日改閑忙令大年曰世上何人最號閒

司諫拂衣歸華山蓋种放得歸山時也希白曰世上
何人最號忙紫微失却張君房時傳此事為雅笑

山湘

錄

唐制三班奉職月俸七百駟券羊肉半觔祥符中有人
題於駟舍曰三班奉職實堪悲卑賤孤寒即可知七
百料錢洎甚使半觔羊肉幾時肥朝廷聞之謂如此

責廉遂議增俸

古今詩話

陳亞少卿維陽人善詩什滑稽尤甚嘗與蔡君謨會

於金山僧舍酒酣君謨題詩屏間曰陳亞有心纔是
惡即索筆對曰蔡襄無口便成衰少時為杭州於潛
令以利口譴浪人或厭之太守馬忠肅因其趨府戒
之陳恒受教俄有通刺謁者稱太詞郎李過庭公罵
曰何人家子弟亞率爾云李趨兒馬公徐悟之大笑

唐宋遺史

陳亞卿著藥名詩若風月前湖近

前明

軒窗半夏涼

半夏棊為臘寒呵子下

呵子

衣嫌春瘦縮紗裁

縮紗

及贈祈

雨僧詩云無雨若還過半夏

半夏

和師隰作葫蘆巴

葫蘆

巴之類最膾炙人口又曾知祥符縣親故多干託借

車牛因作詩曰地名京界足親知荆往借尋常無歇

時蝎但看車前牛領上

車前子

十家皮沒五家皮

五加皮

嘗言藥名用於詩無不可而幹運曲折使各中理在人之智耳或曰延胡索可用乎曰可沉思久之吟曰

布袍袖裏懷漫刺到處遷延胡索人

變鯉延胡索

此可贈

游謁措大聞者絕倒與章郇公同年將用之而為言

者所沮作生查子獻之曰朝廷數擢賢萌蕈旋占凌

霄路

凌霄花

自是薔桃人

桃仁

險難無夷處

蕪英

也知沒

藥療孤寒

沒藥

大幅紙連粘

大腹皮

甘草歸田賦

甘草

又別

作閨情生查子三首其一曰相思意已深

相思子

白

紙書難足

白芷

字字苦參商

苦參

故要檀郎讀

狼毒

分明寄

得約當歸

當歸

遠志櫻桃熟

遠志

何事菊花時

菊花

猶未回

鄉曲

尚香

其二曰小院雨餘涼

禹餘糧

石竹風生砌

石竹

羅扇

儘從容

從蓉

半夏沙厨睡

半夏

起來閑坐北亭中

北亭

滴盡

真珠珠真淚為念辛苦細勤去折蟾宮桂桂其三曰浪

蕩去來來若躑躅花頻換躑躅可惜石榴裙石榴蘭麝

香消半扇琵琶閑後理相思枇杷必撥朱絃斷華撥

續斷朱絃續待這冤家看代又自為亞字謎曰若教

有口便啞且要無心為惡中間全沒肚腸外面任生

稜角雖一時諧謔之詞以托亦有深意又歲旦示知

已云餘寒掃地盡衰老向人閑與人郊行云馬嘶曾

到寺犬吠昨行村送歸化宰赴闕云吏辭如賀日民

送似迎時懷舊隱云排聯花品曾非僭愛惜苔錢

不是怪自成一家體

青箱雜記

魏仲先寇萊公游陝郊僧寺多扁題後到見萊公詩已
用碧紗籠而仲先詩獨塵昏在壁時有從行官妓頗
慧以紅衣袖拂之仲先徐曰若得時將紅袖拂也應
勝着碧紗籠萊公大笑

西都應天院去府十里每朔望留守帥府官朝拜未曉
而住時行十里不交談有人作詩云正夢寐中行十

里不言語處飲三盃有人送驢肉復云廳前捉到瀆

依法盒內盛來定付厨

春明退朝錄

李濟相國性滑稽為布衣時往來京洛間泥水闕有僧
舍曰不動尊院上中有僧不出院十餘載濟每過常
謁其院必省其僧未幾寺焚僧散濟再過之但有門
扉而已因題詩曰走却坐禪客移將不動尊世間顛

倒是八萬四千門

談苑

韓浦韓洎晉公滉之後咸有詞學浦善聲調洎能為

古文洎嘗輕浦語人曰吾兄為文譬如繩樞草舍庇
風雨而已予之丈是造五鳳樓手浦性滑稽竊聞其
言因有親知遺蜀牋浦作詩與洎曰十樣蠻牋出益
州寄來新自浣溪頭老兄得此全無用助爾添修五

鳳樓

同上

內朝辰入庭內錯立至駕欲坐即御史臺知班唱班欲
依班立也王彥和汾與劉貢父放同趨朝王戲劉曰
內朝日日須呼汝劉應聲曰寒食年年必上公

王石甫博學耿介語言輕肆人或戲為心風熙寧中乞
郡得湖州舒王以詩送之曰吳興太守美如何柳惲
詩才不足多遙想郡人迎下擔白蘋江上起滄波譏
其風也石甫知其意即以吳興太守美如何為破題
作詩十首其一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祝
鮞生若不為上柱國死時猶合作閻羅舒王聞之曰
閻王見闕請便赴任

方圭好為惡詩米公庠知揚州日圭來謁醮於平山堂

圭誦詩不已宋欲他辭已之顧野外牛牽木磨庠謂
坐客胡誼曰青牛恃力狂挨木誼應聲曰妖鳥啼春
不避人宋公大笑圭悟其意飲散至客次欲奮拳擊
誼衆球而免

並同上

劉子儀三入玉堂望大用頗不懌作詩云蟠桃三竊成
何味上盡齧山迹轉孤稱疾不出朝士問疾劉云虛
熱上攻石文定在坐云只銷一服清涼散謂兩府方
得涼織

王君貺送牡丹與永叔答詩云最後花常最後開蓋君
貺同時輩皆入兩府永叔以最後戲之也王得詩不
喜對來价擲之永叔謂人曰好花不開也君貺聞之

愈怒

詩史

李芸居於泗上一日納姬友人鍾公寄詩曰昨暮間行
泗水邊綠楊堤上覩雲軒知君買得千金笑只用何

曾兩日錢

詩史

范希文以大理寺丞監西溪鹽場西溪素多蚊蚋希文

作詩曰飽去櫻桃重飢來柳絮輕但知求旦暮休更
問前程

馮瀛王性仁厚家有一池每得魚放池中其子監丞每
竊釣之瀛王聞之不悅於是高其墻垣鑰其門戶作
詩書其門曰高却垣墻鑰却門監丞從此罷垂綸池
中魚鼈應相賀從此方知有主人

吳善長郎中儀狀魁偉頗類富丞相文學之譽則無焉
有輕薄子贈之詩曰文章却似呼延贊風貌還同富

相公國初有武臣呼延贊好吟惡詩故云

熙寧中童子厚察訪湖北因以兵收辰溪之南江諸蠻
時有吳僧願成亦在軍中自稱察訪大師每出則乘
大馬以搥劍擁從呵殿而行隨兵官李資入洞資為
蠻人所殺成亦被縛既而放歸猶揚揚自得詩僧文
瑩嘲之曰童頭浮屠浙東客傳呼避道長沙陌寶搥
青蓋官儀雄新賜袈裟堪猶黑察車後乘從驅挈庸
夫無謀動蠻穴暗灘夜被猿猱擒縛入新溪哭殘月

牂犴畏佛不敢烹脫身腥窟存餘生放師回目不自
愧反以意氣湘南行我聞幸有適伊川變戎預識麟
經編睽車載鬼吁可恠宜入熙寧志怪篇

京師優人以雜細物數十種布於地使人暗記物色然
後遣沐猴認之每沐猴得之優人即曰道著也馬留
蓋優人呼沐猴之名熙寧庚戌春市井之人見舉子
往往亦以馬留目之其年狀元葉祖洽赴宴於池上
有下第進士寄詩曰着甚來由去賞春也應有意惜

芳辰馬蹄莫踏亂花碎留與愁人作醉茵細而繹之
乃是着也馬留四字蓋四句各取上一字

錢君平性滑稽及第後有人以詩來鑽錢君平以詩答
之五貫九百五十俸省錢請未足甚用還債還負亦
無餘買酒買肉何曾夢妻兒終日只愁飢婢僕過冬
猶受凍更有不識事閑人獻詩獻啟覓甚甕

張獻圖主簿頰人善嘲諑以老榜得班行寄書于家
人曰汝作鸞孤我為奉職不忝矣又譏州縣官之貪

汚者云捧頭舊血添新血篋裏黃金壓白金

古今詩話

王丞相好嘲謔初執政對客悵然曰投老欲依僧再三言之客應之曰急則抱佛脚丞相善之復曰投老欲依僧是古人一句詩客曰急則抱佛脚亦是俗諺全句上去頭下去脚豈不是的對丞相大笑

祕書省東即右威衛營荒蕪摧毀其大廳逼校書院南對御史臺有人嘲之曰門緣御史塞廳為校書侵宋中道有俊才而身短小人多戲之蘇子美與中道年

相懸然甚愛其才調道亦傾心作詩論交子美長大
魁偉與中道並立下視曰交不自此京師井市語也
號中道為宋錐為其穎利而么麼云贈之詩曰譬如
利錐末所到物已破後中道通判洛州洛州本趙地
有毛遂墓聖俞作詩云舉錐處囊事亦所以戲之也
太宗時進士同年有數人名似姓者或有取以為詩云
郭鄭鄭東東野絡馬張張夏夏侯璘熙寧中有崔
度崔公度王詔王子詔皆的對也又有章君陳陳君

章二人未有似者唐東方虬欲為西門豹作對亦當時好事者為此對耳給事中馬子山穆王八駿有山子馬王丞相云馬子山騎山子馬莫有對者相傳久之有姓錢人為衡水令罷歸或取以為對云錢衡水盜水衡錢錢聞之變色或者對云吾正欲作對耳非有實也

古今詩話

咸通中以舉子多車服侈異下令不許乘馬時場中不下千人皆跨長耳或嘲之曰今年勅下盡騎驢短帽長

鞭湍九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中愁殺鄭昌圖鄭昌
圖魁偉故有此句

開元中宰相蘇味道張昌齡皆有詩名暇日相會互相
嘲謔昌齡曰某詩所不及相公者為無銀花合蓋
蘇元夕詩有火樹銀花合之句也味道曰某詩所以
不及相公者為無今同丁蓋張贈張昌宗詩有昔日
浮丘伯今同丁令威之句也遂相對撫掌而笑

武后朝左司郎中張元一滑稽時西戎犯邊武后欲武

氏立功因行爵賞命武懿宗統兵平之寇未入境懿宗統逾邠畏懦而遁懿宗陋短元一嘲之曰長弓與短箭蜀馬臨高蹠去賊七百里隈墻獨自戰忽然逢着賊騎猪向南遁太后聞之未曉曰懿宗無馬耶何故騎猪元一解曰騎猪夾豕也天后大笑

懿宗二年興善寺火塑像焚盡道士李宗嘲之曰道善何曾善言興又不興如來燒亦盡惟有一羣僧

文潞公嘗言潞中有一士人憂制中游處坐中有人嘲

輒嘗自云有年光德一王仲繼酒貪歌不厭貧三年
得替歸朝去贏得髭鬚白似銀甚不羈檢也如此特
好事人有善必優禮待之僧乾康金仙皆以能詩登
門士儒問羽卿通尚書春秋鄧潛有詞學每接見則
疑忘倦議者以此稱之

零陵總記

雪峰悅禪師與興化銑公友善既老迎送不已悅戒曰
公不袖手山林尚忍垢乎銑一日送官墮馬損臂悅
作偈戲云大悲菩薩有千手大丈夫兒誰不有興化

和尚折一支猶有九百九十九

南華恭長老同調大愚少叢林有書叙法乾悅作偈曰
與師瓶錫寄江湖共憶當年在太愚堪笑堪悲無限
事甜瓜生得苦葫蘆

東坡宿曹溪讀傳燈錄燈花墮卷上燒一僧字以筆
記於窗曰曹溪岑寂冥燈下讀傳燈不覺燈花落茶
毘一個僧

詩話總龜卷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詩話總龜卷三十九

宋 阮 閱 撰

詼諧門 下

兵部李內相濤唐宗室子自河陽令一舉狀登科小字
社翁每於班中多自名焉其坦率如此翰林月給內
醞兵部嘗因春社寄翰林一絕云社翁今日沒心情
為乏治聾酒一瓶惱亂玉堂將欲遍依稀巡到第三
廳

顏師古解霍去病穿城蹋鞠云以皮為支實以毛蹴踏
為戲也顏時鞠乃如此至後唐已不同歸氏子弟嘲
皮日休曰八片尖斜砌作毬火灰搨了水中揉一包
閑氣如常在惹踢招拳卒未休

仁宗朝試山海天地之藏賦長沙進士陳說同進士出
身謁鄉人胥偃內翰因舉其賦胥曰賦頗佳但其間
貼故事少耳說歸作詩曰紫宸較藝集英聰作賦方
知尚欠功事內少他些子鉄殿前贏得一堆銅黃紬

被下夫人媛青瑣窓中學士空寄語交朋須細認主
司頭惱太冬烘

盧延遜五舉方登第嘗作詩云狐衝官道過犬刺客門
開租庸張相每誦之又曰餓猫臨鼠穴饒犬舐魚砧
成中令激賞之又曰粟爆燒氈破猫跳觸鼎翻王中
懿愛之盧嘗謂人曰平生投謁公卿不意得猫兒狗
子力也

梅聖俞與謝氏世姻師直小字錦衣奴聖俞作詩戲之

曰古錦裁詩句班衣戲坐隅木奴今正熟肯效陸郎
無師直方十歲讀詩而悟

石曼卿登第有人訟科場覆考落者數人曼卿在焉方
興國寺期集符至追所賜勅牒餘人皆泣而起獨曼
卿解靴還使人露體戴幘頭笑語終席次日放黜者
例受三班借職曼卿作詩曰無才且作三班借請俸
爭如錄事參從此免稱鄉貢進且須走馬東西南

並

同上

王梵志詩曰城外土饅頭餡草在城裏無人喫一箇莫
嫌沒滋味且為餡草當使誰食之為易其後兩句云
預先着酒澆圖教有滋味

東坡詩話

馮衮牧蘇州日多縱飲博因大勝以所得均與座客吟
云八尺臺盤照面新千金一擲鬪精神合是賭時湏
賭物不堪回首乞閑人

雅言雜載

李紳相鎮廣陵有少年甚踈簡來謁晤對問言曰尚書
先寄元相公詩云悶勸迂辛酒閑吟短李詩且曰辛

大性透嗜酒邱度李二十短而能詩

紳

少年即邱度

子也謂李公曰小李每憶白共二丈詩曰悶勸平情
酒閑吟世上詩李曰辛大有此狂兒吾不存舊矣

雲

溪友議

崔涯張祜為一時狂友好嘲謔嘗戲贈貧妓曰雖得蘇
方木由貪玳瑁皮懷胎十箇月生下崑崙兒又曰布
袍披襖火燒氈紙補莖篋麻接絃更有一雙皮屐子
紇梯紇榻出門前又嘲李端端云黃昏不語不知行

鼻似烟腮耳似鐙猶把象牙梳插髮崑崙山上月初
生端端得此詩而困出遇二子於道再拜曰伏望哀
憐乃重為一絕云不見驂騑脩綉鞍善和坊裏取端
端揚州近日渾成著一朶能行白牡丹前嘲乃解又
嘗為雜嘲之曰二年不到宋家東阿母深居僻巷中
含淚向人羞不語琵琶絃斷倚屏風日暮後來香閣
中百年心事一朝同寒雞鼓翼紗窓外已覺恩情逐
曉風又悼人詩云赤板橋西小竹籬插花還似去年

時淡黃衫子都無了腸斷丁香盡雀兒

曹州酒糾雲娘瘦瘠而善歌李宣古嘲之曰何事實堪
悲雲娘只首竒瘦拳拋令急長嘴出歌遲只怕肩侵
鬢唯愁骨透皮不須當戶立頭上有鍾馗

復州陵岩夢桂州筵上贈胡子女詩云自道風流不可
扳那堪蹙額更頰頰眼睛深似湘江水鼻孔高於華
岳山舞態豈能安掌上歌聲應不遶梁間孟陽死後

今十載由有家人覓往還

並同上

楊叔寶強人也嘗為荆門幕時虎傷人楊就虎穴磨巨
崖大刻誠虎文如韓文公遣鱷魚文其略曰嗚呼爾
彪出境潛游改官於鬱州以書托知軍趙定打虎文
數本書言嶺俗庸獷欲以化之仍有詩曰日將先聖
詩書教暫作文翁守鬱林守遣人打碑次日本耆申
磨崖樹爾大虫咬殺打碑匠二人荆門止以耆狀報

叔寶

湘山錄

薛逢晚年厄於宦途策羸赴朝值新進士綴行而出時

進士團所由數十人見逢行李蕭然前道曰迴避新
郎君逢輟然即遣僮語之曰報道莫貧相阿婆三五
少年時大會東塗西抹來

撫言

許孟容進士及第學究登科時人嘲之曰錦襖子上著
蓑衣

張處士憶柘枝詩曰鴛鴦鈿帶拋何處孔雀羅衫屬阿
誰樂天呼為問頭詩拈矛盾之曰鄙薄問頭之謂所
不敢辭然明公亦有目連變長恨歌云上窮碧落下

黃泉兩處茫茫都不見豈不是目連變耶

並同上

王中令既平蜀捕餘寇與伍隊相遠飢甚乃入一村寺
中僧醉甚箕踞公怒欲斬之僧應對不懼公竒而釋
之間求蔬食云有肉無蔬公益竒之餽以蒸豚頭食
之甚美公喜問僧正能飲酒食肉邪為有它伎邪僧
自言能詩公令賦蒸豚詩操筆立成詩云甯長毛短
淺含臙久向山中食藥苗蒸處已將蕉葉裹熟時更
用杏漿澆紅鮮推稱金盤貯軟熟真堪玉筋挑若把

羶根來代並羶根只合喫藤條公因大喜與紫衣乃

蜀中詩僧

百斛明珠

韓玉汝治秦州尚嚴去官人語曰寧逢暴虎莫逢韓玉

汝孫臨滑稽尤善對或問曰莫逢韓玉汝當以何對

臨應聲曰可怕李金吾天下以為口實

同前

石介作三豪詩略云曼卿豪於詩水叔豪於文杜默師

雄豪於歌永叔亦謂默云贈之三豪而我濫一名默

之歌少見於世初不知之後聞其篇云學講波中老

龍夫子門前大虫皆此等語甚矣介之無識也永叔
不為嘲誚之者此公惡爭名且為介諱也吾觀杜默
豪氣正是京東學究飲私酒瘡死牛肉醉飽後而發
之者也作詩之狂至於盧仝馬異極矣若更求竒便
作杜默也

幼時里人程建用揚咨家弟子由會草舍天雨聯句六
言程曰庭松偃蓋如醉楊曰夏雨新涼似秋軾云有
客高吟擁鼻子由云無人共吃饅頭皆絕倒已四十

餘年 同上

聶崇義建隆初為學官河洛之師儒也趙韓王當拜云
郭忠恕使酒詠其姓玩之曰近貴全為贖扳龍即是
聾雖然三箇耳其奈不成聰崇義應聲荅曰勿笑有
三耳全勝畜二心忠恕大慚

雲溪友議

趙成伯家宴造之無由輒欲效顰而酒已盡入夜不欲
煩擾戲作小詩求數酌而已詩曰道士令嚴難繼和
僧伽帽小却空迴隔離不欲鄰公飲抱甕惟防吏部

來

趙成伯家有妹麗僕忝鄉人不肯開樽徒吟春雪謹依
元韻以當一笑云繡簾朱戶未曾開誰見楊花落鏡
臺試問高吟三十韻何如低唱兩三杯莫嫌衰髻聊
相映須得纖腰妙隔回知道文君隔青瑣梁園賦客
敢言才俗云檢驗雪壓秀才衣帶上有雪詩三十韻
又世傳陶穀學士買得黨太尉家故妓過定陶取雪
水烹團茶謂妓曰黨太尉應不識此妓曰彼粗人安

有此景但能以銷金煖帳下淺斟低唱吃羊羔兒酒
兩穀愧其言荅來句罪過之義取質而已

玉局遺文

僕少好種松過泗上與杜子師出山中子師求予種松
法欲之都梁山中戲作二絕云露宿泥行草棘中千
年春雨養髯龍如今尺五城南杜欲向東坡學種松
君方掃雪收松子我已開榛得茯苓為問何如插楊

柳明年飛絮落浮萍

同上

元豐中晁無咎詩極有聲無已以詩戲之曰聞道新文

能入樣相州紅纈鄂州花蓋是時方尚相州纈鄂州

花也晁堯民子損之云

王直方詩話

劉諷參軍宿山駟月明有女子數自屋後來命酌庭中
歌曰明月清風良霄會同星河易翻歡娛不終綠樽
翠杓為君斟酌今夕不飲何時歡樂此廣記所載詩
也山谷曰當是鬼中曹子建所作東坡亦以為然又
有一篇云玉戶金缸願陪君王邯鄲宮中金石絲簧
鄭女衛姬左右成行紈綺纈紛翠眉紅粧王歡轉眄

為王歌舞願得君歡長無灾苦蘇公以為邯鄲宮中
金石絲簧此兩句不唯人少能作而知之者亦極難
得耳皆醉中為余書此張文潛見坡谷論說鬼神忽
曰舊時鬼作人語如今人作鬼語二公大笑

高愈主簿云東坡云世間事勿笑為易惟讀王祈大夫
詩不笑為難祈嘗謂東坡云有竹詩兩句最為得意
曰葉垂千口劔幹聳萬條鎗坡云好則極好則是十
條竹竿一箇葉兒也

以道云初見東坡詞云素面常嫌粉浣洗粧不退唇紅
便知此老須過海余問何耶以道曰只為古今人不
曾道到此須罰教遠去

吳賀迪吉者撫州人一日載酒來余家并召劉夷季洪
龜父饒次守輩酒酣頗紛紛龜父先歸作一絕題于
余書室曰再為城南遊百花已狂飛更堪逢惡客騎
馬風中歸次守既醒作十七字和云當時為舉首滿
意望龍飛而今已報罷且歸蓋龜父是年自洪州首

薦自今上初即位無廷試也

山谷為校書在館中時多食東華門椀脫蒸餅後從黔南王定國寄之以詩云北海未常樽有酒馮驩何止食無魚黔州椀脫無蒸餅自合官稱削校書

張文潜在一時中人物最為魁偉故陳無已有詩云張疾魁然腹如鼓雷為飢聲酒為雨文云要瘦君則肥山谷云六月火雲蒸肉山又云雖肥如瓠壺而文潛卧病秦少游又和其詩云平時帶十圍頗復減臂環

皆戲語也

劉季孫景文公頃年王安石使對念茲在茲擇茲在茲
名言茲在茲季孫對之以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
僧揭諦安石大笑

並同上

往歲江行阻風汧岸野步望雲嶺而去忽有蘭若甚多
僧院覩客來皆扃門不納獨有一院大敞其戶見一
僧翹足而眠以手書空顧客不介意切思曰書空有
換鶩之能翹足類坦腹之事此必竒僧直入造之僧

雖強起全不樂客客不得已而問先達有詩曰書空
翹足睡路險側身行和尚其庶幾乎僧曰貧道不知

許事適畫房門振題樣客不辭而去

桂苑聚談

梁周翰在太宗朝為館職真宗即位乃除知制誥柳開
贈詩曰九重城闕新天子萬卷詩書老舍人梁與朱
昂揚大年同在禁掖大年年未滿三十而兩公皆老
數見慢侮不能堪即好謂大年曰公毋侮我此老亦
將留與公耳朱聞之背面搖手欲梁莫與之言大年

之沒不及五十也

閑居詩話

晉郝隆為蠻府參軍三月三日作詩曰娥隅躍清池桓

溫問何物荅曰蠻名魚為娥隅桓曰何為作蠻語隆

曰十里投公始得一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

世說

盧家有子弟年暮而猶為校書郎晚娶崔氏女崔有詞

翰結褵之後微有嫌色盧因請詩以述懷為戲崔立

成曰不怨檀郎年紀大不怨檀郎官職卑自恨妾身

生較晚不見盧郎年少時

南部新書

李建勳鎮臨川日九江帥周宗一書求曰近器用儀注
或闕欲輟臨川者李乘醉批一絕句云偶罷阿衡來
典郡固無閑物可應官憑官為報周公道莫作循州

刺史看

南唐近事

李巽字仲權累舉不第鄉人侮曰李秀才應舉空去空
回不知甚時席帽得離身巽亦不校登第後乃遺鄉
人詩曰當年踪跡困泥塵不意乘時亦化鱗為報鄉
閭親戚道如今席帽已離身蓋因國初猶襲唐士子

皆曳袍重戴出則席帽自隨

青箱雜記

梅聖俞河豚詩曰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於此時貴不數魚蝦劉厚甫戲曰鄭都官有鷓鴣詩謂之鄭鷓鴣聖俞有河豚詩當呼為梅河豚也

古今詩話

雲臺集有鄭谷鷓鴣全篇云暖戲烟蕪錦翼齊品流應得近山雞雨昏青草湖邊過花落黃陵廟裏啼游子每聞征袖濕佳人纔唱翠眉低相呼相喚湘江濶苦竹叢深春日西

同上

鄭毅夫榜明州人周師厚以名極低只壓得陳傳一名
自賦詩曰舉眼不堪觀鄭獬回頭由喜得陳傳

朱定

國詩話

唐僧法軌形容短小開講於寺與李榮議論往來數番
僧舊作一詩詠李榮於高坐上誦之云姓李應須禮
名榮又不榮李應聲曰身長三尺半頭毛猶未生四
坐服其辯捷

啓顏錄

經生多不省文章嘗一邑有兩人同官其一或舉杜荀

鶴詩稱贊也應無處避征徭之句其一難之曰此詩久矣野鷹何嘗有征徭乎舉詩者解曰古人有言豈有失也必是當年科取翎毛耳

貢父詩話

潁州張龍圖嘗見州牒押字多團下拽一畫有人云押字如有蒸餅樣張應聲曰為官恰似麩糊團有同人自言近年云鬚髮恰如駝馬色張曰文章依舊草驢鳴

雍洛靈異記

包賀多為鄙俗之句至於枯竹笋抽青撥子石榴樹掛

小瓶兒又云霧是山中子舡為水鞞鞋又云掉搖舡
掠鬢風動水槳冒雖好事者托以成之亦空穴來風
之意

王仲知永州為人耽於酒色其宴樂往往自早至暮為
句云鴛鴦未老頭先白嘲人素患六損憂制者應聲
曰螃鱗才生足便多時人以為名對

崔櫓酒後於虔州陸郎中坐上甚狂以詩謝之曰醉時
顛蹶醒時羞麩糞催人不自由耐一雙窮相眼不

堪花卉在前頭

閩人黃通累舉不第後該恩厯官數任年六十猶欲鎖
廳或嘲之曰剩員呈武藝老妓舞柘枝

李義甫嘗作詩曰鏤月為歌扇裁雲作舞衣自憐迴雪
態好取洛川歸有棗強尉張懷慶好竊人文章有詩
曰生情鏤月為歌扇出性裁雲作舞衣照鑑自憐迴
雪態來時好取洛川歸時人謂之曰活剝張昌齡生

吞郭正一

宋莒公判館事督諸館職必至而刁景純數日不來莒公使人邀之加之誚讓王原叔改杜少陵贈鄭廣文詩云景純過官舍走馬不曾下驀地稱朝歸便遭官長罵

柳州柳太守種柳柳江邊柳館依然在千株柳拂天後南中丞至黔南人嘲之曰黔南南太守南郡在雲南閑向南亭畔南風變俗談

並同上

詩話總龜卷三十九